



投稿邮箱:ntrbfk@163.com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主办 南通报业传媒集团承办 南通市作家协会协办

## 章开沅先生研究张謇的动因



章开沅(1926—2021)，被公认为张謇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是张謇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生于安徽芜湖，1946年10月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当研究员。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隶属该校新创办的教育学院历史系。1951年秋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之后正式改名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在历史系任教。远在武汉的章开沅是怎么关注并研究张謇的呢？

章开沅是1961年开始，对张謇这个历史人物产生兴趣。这年的10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昌举行，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徐嵩在会上提交的论文《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原因之一是徐嵩引用较多原始文献，特别是当时还不为熟知的赵凤昌藏札，二是其结论“张謇在经济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引发争议。尽管章开沅对此结论不尽同意，但被张謇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及其史料的异常丰富所吸引。

对于人物个案的研究，最早的提议来自历史学家唐长孺。据周国林《高贵的学者 和蔼的老人》，2011年7月上旬，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第11届年会，主题之一是纪念唐长孺百年

诞辰。开幕式上，章开沅作了很动情的长篇发言，其中提到1956年请唐长孺到华中师范学院给青年教员传授研究方法。章开沅说：“唐先生讲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唐先生私下跟我讲的一条经验我是记住了。我问他像我这个情况，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我怎么做科学研究呢？他很实事求是，他说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你最好开始做点人物研究。你找一个人，把他的资料系统地找全，再看看国内外有多少人研究，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你找一个人，去做人物研究。他说这个对你的锻炼很全面，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做一个人物之后呢，可能你就有点信心了。”章开沅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同唐先生的指点联系起来，告诉与会者“回想起来，大家可能还都不知道这样一个秘密，最早的设计还是出自于唐长孺先生。”让陪同章开沅一起去会场的高国林深切地感受到，章开沅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学者。

徐嵩的论文，让正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章开沅萌发研究张謇的想法。由于感觉自己并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章开沅认为必须先从企业和企业主的个案着手，然后再逐步扩大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张謇，也有着章开沅家庭背景的原因。章开沅的曾祖父章维藩(字千臣)，1876年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新疆南北两路，西征结束后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知县等职。后来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教案的肇事民众处分过重而辞职。甲午之后章维藩投身实业，1896年在芜湖创办的益新面粉公司开业，民国初年成立宝兴铁矿公司，以

新法开采安徽当涂凹山铁矿，矿石主要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章维藩的人生经历，与张謇有类似之处，激发章开沅研究张謇的兴趣，也有助于对张謇的理解。

章开沅1962年9月底来到南通查阅资料、实地走访与张謇相关的场所，跟对张謇了解较多的老人交流。据章开沅的回忆，南通之行最大收获，是在当地友人协助下，仔细阅读《张謇未刊函电稿本》第7、8、26、27、29、31、32、33、34、35、36等册，以及扶海沱辑藏的《来函汇集》、张孝若辑藏的《父训》、沈燕谋辑藏的《张謇致沈敬夫函札》等珍贵文献。当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张謇日记》，为张謇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章开沅决心投入张謇研究，并为之写传。

章开沅提及的文献，除了《张謇致沈敬夫函札》外，都是大生档案的瑰宝，绝大部分都已经向社会公布。1963年至1964年，华中师范学院给章开沅一年多进修时间。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原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的杨东莼便以协助该会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名义，把章开沅借调到北京。章开沅得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张謇研究，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摘抄赵凤昌藏札，与在北京中华书局校注《张謇日记》的祁龙威相互切磋。通过为张謇、赵凤昌等部分未刊信札作笺注，以《张謇翁自订年谱》与《张謇日记》为基干，把《张季子九录》及其他重要相关人物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较详细的史料长编。期间，章开沅还得到章士钊的关心，章士钊在一部分张謇未刊信札笺注上做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 跌落在老物件上的记忆

□王嘉祥

疫情高发期过去后，两个儿子和媳妇就开始动员，要将我和老伴的住宅重新装修：敲去老门窗、旧地板，换成绿色环保材质的；处理掉旧式家具，换成时尚新款配套的。在沪工作的两个侄女，也对哥嫂们的装修动议投了赞成票。他们的理由是，赶上新时代，生活要有新质量、新品位。武汉有多少老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就被“新冠”突然“请”走了。况且，你们都是年近八旬的人，辛苦苦苦一辈子，老了，要把生活过得更精彩。人言知儿莫如父，我说知父莫如儿。我和老伴渐渐被儿女们的孝心所打动。可是，我俩均已迈入发脱落齿落的暮年，虽说身体暂无大恙，但毕竟精气神大不如从前，变得喜欢安静，害怕折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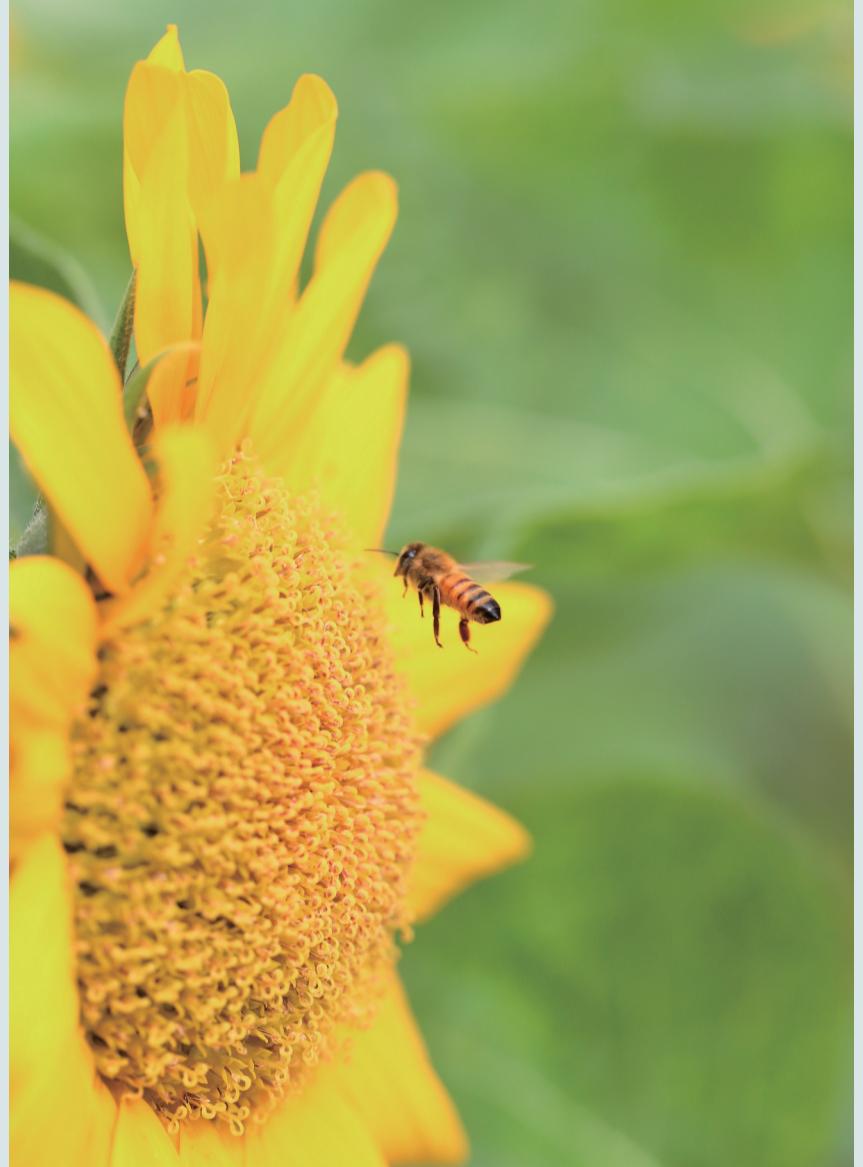
经不住儿女们的再三催促，老伴动了心，我考虑到综合因素，表示积极呼应。家庭会议形成了整体装修的决议：我们出资，儿女出力，装修公司总包，希望旧貌换新颜。旧宅装修，首先要彻彻底底清理老物件。没有想到这个环节，竟成了难以跨越的一道坎儿。

我与老伴组成小家，已越过半个世纪。1966年起住在军分区大院，长达28年之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家具虽说是军队配给的，但也就是两副铺架子，加上盆桶和几把木椅而已，连一张吃饭的桌子也没有。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后，一家四口吃饭是围着一张破旧的写字台。那时，原南京军区上海文化用品供应站，每年都向海防备部队赠送篮球，用木条拼成的一只箱子装20只，篮球发给了各海防备连队后，木箱成了废品，我拔掉上面的钉子，拆成了板条，请朋友帮忙，做成了一张矮矮的四仙桌和四只小方凳，后又买了一瓶咖啡色的油漆，自己动手刷了两遍，搬进房间后立即感到像个家了。从此，大小四口人吃饭，每人坐一边，宽宽松松，用现在的话说，觉得特有幸福感。1987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六年后搬离军区大院时，虽然添了不少新家具，但却怎么也舍不得扔掉这套特殊的桌凳，即托人转运到乡下，存放在老家里。因为在这套老物件上，跌落着我或深或浅、或苦或甜的记忆，见证了我在军营的峥嵘岁月。

然而，这次清理老物件，可难为了老伴。别的不说，仅面对一大堆衣物和儿孙(女)们丢下的书本、奖状、证书、生活用品等等，她就难以取舍，有点束手无策。老伴是从“新三、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精打细算，勤俭持家，过惯了苦日子。在她眼中没有一件废物，只是因为错过了季节，或者一时放错了地方。

所以，老伴不忍舍弃大大小小的老物件，她把孙子孙女从婴儿起至大学毕业，穿过或没有用过的四季衣帽鞋袜，逐件清洗晒干，分类打包，打算留给重孙们再用。两条保存完好的被单，是当年我们结婚时用布票买的，具有纪念意义；四匹本色土布，是岳母种棉、纺纱、织布给女儿的陪嫁，是老人留给我们永远的念想，如今几乎成了文物，说什么也必须保存下来。孙子孙女读过的书、作文簿、获奖证书，都被老伴细心收藏着。经她认真细心梳理归置后，大包小包越来越多，老宅俨然堆成了一个仓库。晚上，在灯光下，我随手翻看孙女就读通师一附小学六年级的作文，稚嫩的笔迹，青涩的语句，唤起我们对她成长的一点一滴的记忆。如今，孙女已经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供职于开发区某家外资企业。这几本作文簿孙女也许早已淡忘，可我们觉得上面留着她的心路历程，有点舍不得扔掉。

我在军队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常常要熬夜赶稿。岳父为我在家写作方便着想，专门请家乡的老木匠打了一张写字台，将他藏了多年的老杉木方料翻出来，又把长在祖坟地



向阳月

上一棵大碗口粗的柏树砍倒、锯板、阴干，做了桌面边框。那年搬离军队大院时，儿子觉得这张写字台过于陈旧，就不主张带走。但这张写字台与我如影随身差不多50年，我们日夜厮守，一起经历过彷徨无奈，也见证过文思泉涌。就在这张写字台上，我曾数次读过报刊编辑的约稿信函，也曾多次闻过刊有我新作报刊的油墨清香。我总觉得，这张写字台是有生命、有故事的，也是有情感、有灵性的，它静悄悄地守在我的身边，总在向我传递某些信息密码，默默地记录着我的人生点滴，叙说着我的写作生涯。

这也不舍得丢，那些不舍得扔，如何清空装修？我们都感到很纠结。

恰在这个当口，我看到《神州南通窗》杂志上，刊有一篇题为《人生的最后一站》的专稿，写的是比我们还小10多岁的一对老夫妇，两个儿子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并成了家，他们退休后住着与我们差不多大小的房子，因为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决定住进养老院。面对身边的老人，遇到和我们当下一样的纠结心态。他们权衡再三，决定向老宅彻底告别，将老物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或送给亲戚朋友，或捐给“老、边、少”地区的困难群众。他们除了带走工资卡、社保卡、公交卡和身份证件外，唯一带在身边的就是孩子们的一本本成长的相册。他们说，人生前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物件，其实最后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人之暮年，在心窝里

越煎越浓的只剩下亲情。

老夫妇俩的理念和做法，让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和启发。虽然，我们只是老宅装修，并不是马上要搬进养老院，但我们距离“人生的最后一站”，也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应将这次装修前的清理，作为“进站”前的一次演练。于是，我将这篇专稿推荐给老伴阅读。让她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没过几天，老伴就约小儿子备车，将一些老物件分送给亲朋和老家的邻居。因为东西还在，又有熟人继续使用，老伴心里感到几多欣慰。一位同事有两个10岁大小的孙女。老伴估猜，孙女念小学时的真丝连衣裙和其他衣物，可能派用场，就小心翼翼地询问这位同事，没想到对方喜出望外。第二天告知老伴，她的两个孙女穿上很合身，也很好看。老伴心里更添了几多欣喜。

我们决定，认认真真挑几样老物件留存，看到它们，仿佛就看到了我们从哪里来？今后往哪里去，其余的帮它们找到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人生犹如一部书，虽然翻看了几十年，其实，并不一定都真正读懂，或者真正参透，更难说达到真正禅悟。况且，跌落在老物件上的记忆，总被光一层层地覆盖着，被历史的尘埃一道道地隐藏着，有些今生今世乃至来生来世，本人或他人也许都无法知晓。

想起一句阿拉伯谚语：村上一个老人的离去，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消失。由此推理，将一座老宅的所有老物件都扔掉的话，是否意味着毁掉了一座私人博物馆？

## 扎根南通的玉树人

□凌继成

崇川区的西北郊有个五星村，五星村部办了个“农家书屋”。书屋里有个常客，他五十多岁，皮肤黑黝黝，粗胳膊粗腿，一看就是个庄稼汉。早晚一有空，他就到书屋来，翻翻书本，看看资料。有时还带上书或杂志，放进书架。他不是农技员不是知识分子，却俨然成了书屋主人。

他叫刘银勺，是青海玉树人。二十多年前，跟随堂叔来到南通。堂叔租住一间旧民房，收破烂。刘银勺初来乍到，便与堂叔挤住在一起。堂叔将一辆破三轮车敲敲打打，让他也干起了这一行。堂叔说，两人分走两路，走了一路，一碗饭成半碗了。

干了一段时间，刘银勺一结算，扣除了饭钱，所剩无几。真不知堂叔每晚还能喝点小酒。堂叔说，人要灵巧。堂叔用脚一踢屋角的纸板，说，这堆纸用你的秤称就是十斤，我称只有七斤。这多出来的三斤，就能卖酒啦。一边将小酒喝得吱儿吱儿响。接着说，门道多着呢。做一行，入一行，三年就是破烂王！

刘银勺胆小，不敢这样干，便想进厂打工。可当时要初中文凭，刘银勺小学毕业，没门。想回家，路费还没挣够。正在犯愁，房东见他老实，将自家不种的五亩空地给他种。提起种田，他来劲了。这是他的本行，要力气有力气，要技术有技术。更主要的是房东暂时不收费用，等收获了给点粮食。他种上了各种蔬菜，长得油旺旺的。这一年，收入可观。五星村有好多农田无人料理，便又有几户把田租给刘银勺了。干了几年，刘银勺便将老婆张满月也带过来了。

夫妇俩秋季种上一块地的大蒜，第二年夏季收上蒜头。这年蒜头涨价，这一熟狠赚了一笔！夫妇俩满脸堆笑，总以为人生从此开挂，于是又增加了承包地，还购置了拖拉机、小型货车，以及钢骨大棚等种植设施。刘银勺也做了调查，针对菜场需求种植了各类蔬菜。张满月问，种这么多蔬菜，一下子卖得了？刘银勺说，挖地窖储藏到明年春季卖。张满月问，这儿地窖能行吗？银勺很有把握地说，

刘银勺承包的农田有了规模，把儿子和父母都接过来了。堂叔没有成为破烂王，最后到侄儿这里打工了。堂叔说：侄子，还是你脑筋活络。刘银勺说：这儿土地肥沃，插根枯枝长棵树。这儿人有爱心，手拉手就是一家人。做一行，一行，要走正道奔小康。只要使劲干，就能过上幸福生活！

现在，刘银勺已经在龙庭景苑买了新房，已在南通这块热土上扎下根来，实现了小康目标。

## 走进鸟笼之乡卡拉村

□徐新

卡拉村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的一个苗族村寨。因为盛产鸟笼，而被称为鸟笼之乡。卡拉村很好找，离县城不到2公里，离万达小镇1公里，村后的山顶上有只世界上最大的鸟笼，就是卡拉村的地标。

卡拉，苗语是“垃圾”的意思，可想而知，古代这里是脏、乱、差的地方。贵州历来被说：天无三天晴，地无三尺平。村民刘小丽跟我们说：今年春节以来连续阴雨绵绵几十天，今天是难得的晴天，阳光明媚，气温飙升，昨日最高温度16度，今天最高温度达28度，但气象预报今晚又要下暴雨了。

当我们沿着宽阔、干净的村道走入卡拉村，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村民广场，硕大的广场，四周分布着各种健身器材，村委会大楼最吸引人的是蜡染布品体验中心，一群苗族女孩在裁剪、缝制苗族服饰及工艺用品，展厅里五彩斑斓，煞是好看。村委会大楼后面是一排排带有点苗族特色的别墅群——卡拉新村，其中开设了很多民宿。

卡拉新村后面是斗牛场和体育场及分布在小山坡上十多户风格不同的农庄、酒楼。周日，来农庄用餐的游客特别多，大多是游览完万达小镇后来这里用餐的，在中午的一个小时里，大约接待了近三十辆旅游大巴，自驾游来游览的更是络绎不绝。要说卡拉村还保留着浓郁苗族风情的地方还是要属跨过余安高速公路涵洞的老寨。由于修建余安高速，将新老村寨一分为二。跨过涵洞，一股古风扑面而来，老旧的古屋，木头的木板墙，已是沾满了人间烟火气，那二楼的美人靠，似乎更能让你充满浪漫想象。那二人才能合抱的保寨树直冲云霄，巨大的树冠，能让全村人都能受它的荫蔽。树根下的一泓池水，咕咚、咕咚冒着泉水，泻在一汪半亩大的月亮池中，村民都在池中取水，洗碗洗锅，池中活跃着上百条二三斤重的青鱼、鲤鱼，月亮池中溢出的水又滚入近十亩大

的圆形蓄水池中。池中也养着很多大青鱼。站在近一米宽的大水池堤上向山谷中望去，层层梯田一直向下延伸，直至谷底。孟春时节，勤劳的苗家女都在忙着莳小秧，那一支支寸长的嫩秧，在她们的巧手侍弄下，都像接受检阅的仪仗队员，直立在稀泥上，待半个月小秧长大一点，再次移入下面的大水田。卡拉村由于有终年不竭的织女泉的滋润，水稻年年丰收，稻米口感好，闻名全国。保寨树后的一座农家，是闻名的鸟笼制作体验中心，走进中心，屋中堆满了上百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鸟笼，屋子中央还摊着一片刚编出笼顶样子的竹片，由于隔壁邻居过世了一个人，鸟笼编织匠老还在邻居家帮忙，所以没能体验到制作过程。

要说卡拉村的鸟笼制作，自明代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苗族人爱鸟、斗鸟，要制作鸟笼，本地盛产楠竹、水竹，是制作结实、精美鸟笼的天然材料，自古以来，鸟笼制作和销售是卡拉人的重要生活来源。至今，全村150多户村民，有120多户制作鸟笼，年产鸟笼10万余只，远销国内外，产值650多万元。另外卡拉村以饲养斗鸡闻名，斗鸡肉鲜美，更是村中农家乐的当家菜。优美的自然环境，好吃的斗鸡肉，吸引不少人来旅游、小住。县里也常在卡拉村组织春耕大典，杜鹃花节的一些苗族特色的活动，引领村里旅游业的发展，村民都富裕了，为了孩子能在县城读书，大部分在县城购置了商品房。昔日的垃圾村，成了闻名的富裕村。

当我们走进田野，只见一垄垄土豆，长势特好，也开满了白花。几个小学女生，一边采摘不知名的野花，一边编织着花环，有一个将编织好的花环，戴在头上，煞是好看。一会，只见一个健壮中年，牵着一头精壮的白马，向古寨走去，听说是那家死了人的老人家买的，杀掉用来祭祀用的。也许是这些没有消失的古老民风，才能吸引大家来旅游、观赏。